



陳玄祐〈離魂記〉的浪漫神采

● 張垣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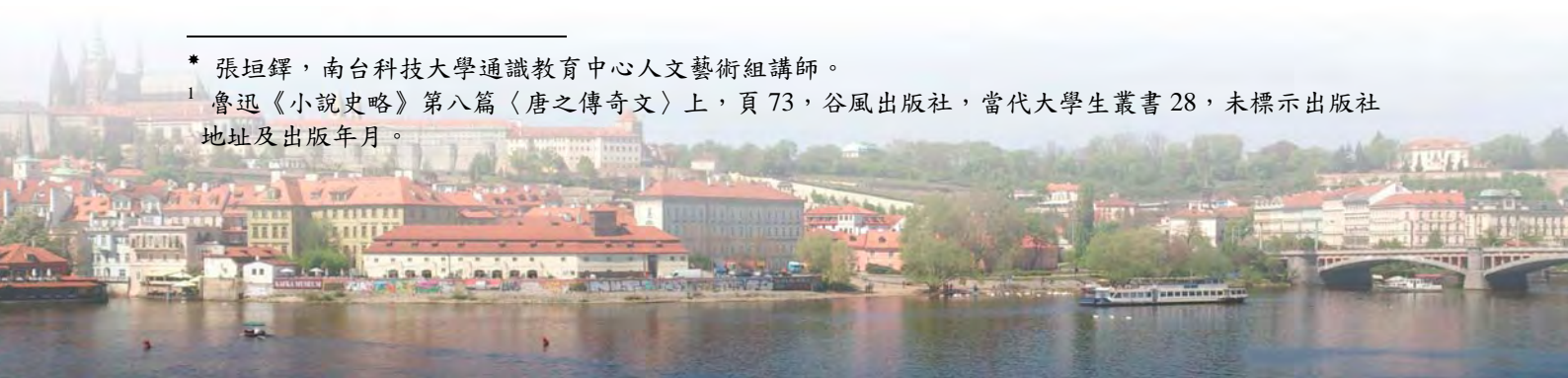
「傳奇」，是唐代記敘奇行異事的短篇文言小說，與詩歌合稱為唐代文學的兩大奇葩。宋洪邁《容齋隨筆》曰：「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勢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中國小說一直到唐代，才擺脫先秦、兩漢、魏晉、六朝神話志怪等殘叢小語片段式的記載，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創作小說，運用豐富的想像，虛構曲折的故事，刻畫鮮明的人物，重視布局的安排，著意情節的進展，浪漫與寫實兼顧，表達自己對人生社會的體悟，走上獨立發展的路途。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魯迅《小說史略》也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託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¹以陳玄祐〈離魂記〉為例，析解這篇傳奇小說的浪漫神采，再附上這篇傳奇小說的文本。

陳玄祐〈離魂記〉是唐代傳奇小說中相當膾炙人口的一篇，對元代雜劇與現代影視都有深刻的影響；鄭光祖據此改寫成〈倩女離魂〉一劇，而當代影視則先後有樂蒂、王祖賢、大S飾演女主角的作品。

這篇傳奇小說所以能夠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就在她描寫男女純情至愛、攝人心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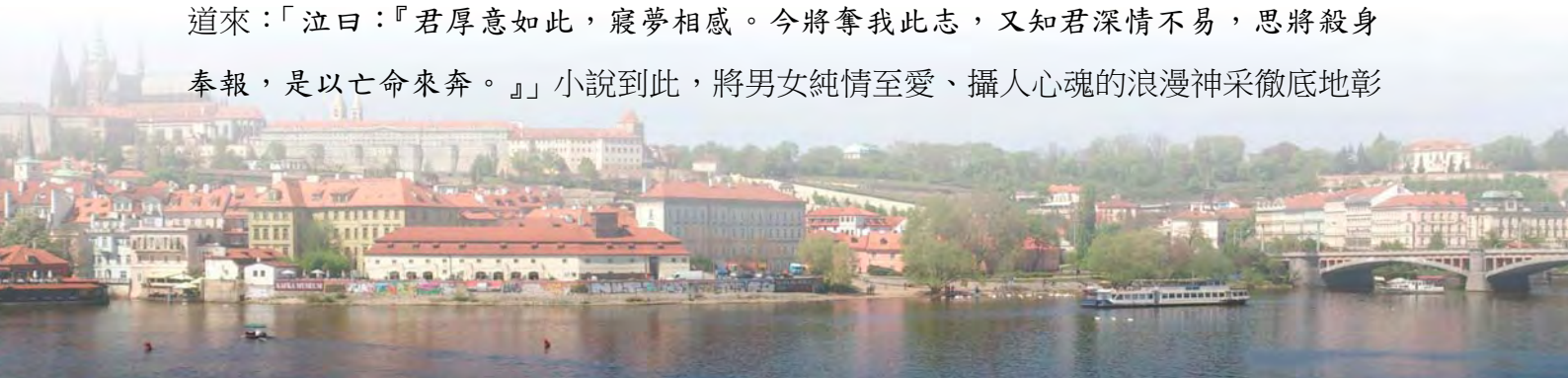
¹ 魯迅《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頁73，谷風出版社，當代大學生叢書28，未標示出版社地址及出版年月。



魂的浪漫神采！從小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王宙和倩娘，早就彼此愛慕，兩情相悅，私訂終身了，「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再則王宙「幼聰悟，美容範」，本身條件出色；加上他與倩娘的父親是舅舅的關係，很得舅舅張鎰的器重，張鎰早就有意把女兒嫁給他了，「鎰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倩娘早就認定表兄王宙是她終身廝守的唯一的夫君，而王宙也早就認定表妹倩娘是自己白首偕老的永遠的妻子。因此，當張鎰答應賓僚的求婚，把倩娘許配給他的消息傳出時，倩娘「聞而鬱抑」，王宙則「深恚恨」，宛如晴天霹靂，非常傷心憤恨，認為舅舅欺騙背叛了自己。所以才聽不進去舅舅張鎰的勸阻，藉口到京城參加吏部定期的詮選，執意離開張家。原來，王宙誤會舅舅張鎰所以答應賓僚的求婚，把倩娘許配給他，是因為賓僚考上科舉，準備到京城參加吏部官吏的甄選，功名在望的緣故。我們如果對唐代根深蒂固的門閥制度以及追求功名富貴的意識有所了解的話，就不難理解王宙誤會舅舅張鎰的心態與作為了。

王宙懷恨含悲坐船離開，日暮天黑的時候，船已經開到距離衡州城好幾里的一座山城。半夜，王宙因為憤恨難消，又想到此去前途難料，與倩娘相見遙遙無期，他格外地思念倩娘，以至於輾轉反側，睡不著覺。陳玄祐用簡潔洗練的文字，把王宙複雜的心情做了相當含蓄地描述：「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正當讀者為這對有情人無法結成美眷而歎歎不已的時候，陳玄祐筆鋒一轉，奇峰突起，出人意料地寫道：「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王宙滿懷狐疑，一面好奇地問，一面把艙門打開，發現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倩娘打著赤腳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眼前。王宙驚喜若狂，緊緊握著倩娘的手，問她怎麼來的？陳玄祐用工筆畫的技法細膩地描繪：「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

只聽倩娘梨花帶雨低聲泣訴：「你對我情深義重，我睡覺作夢的時候，都想著你。想不到父親不明白我的心意，硬要我嫁給他的幕僚。我知道你對我情深不變，好幾次想捨身相報，因此，不惜離家出走，前來與你私奔。」陳玄祐用充滿感情的文筆娓娓道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小說到此，將男女純情至愛、攝人心魂的浪漫神采徹底地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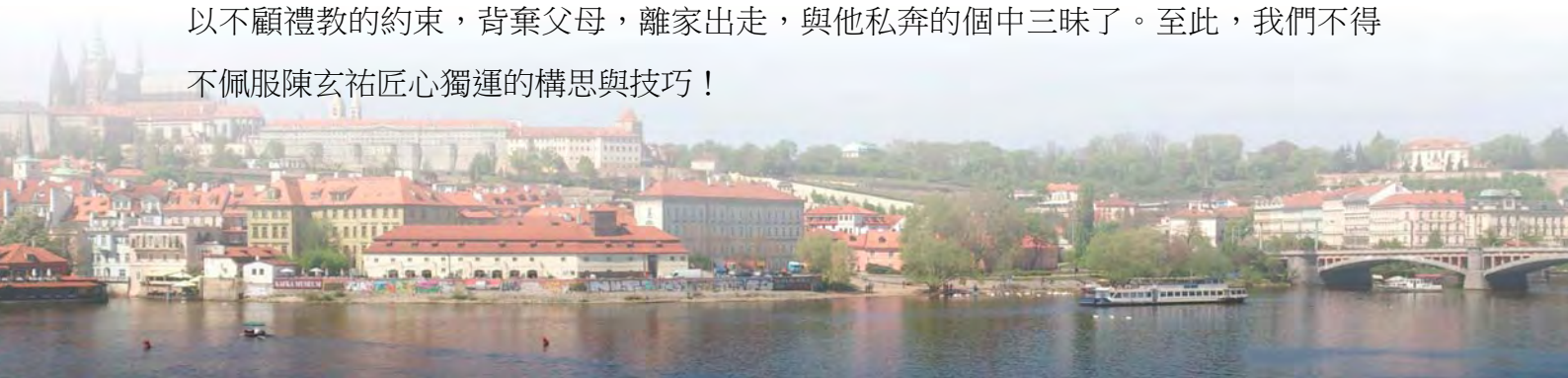




顯出來。王宙對倩娘的感情，透過倩娘的口中「君厚意如此」、「君深情不易」，表達得淋漓盡致！倩娘對王宙的感情，藉著倩娘的自述「寢夢相感」、甚至於「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更是令人動容。在一千多年前，男婚女嫁需要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得到世人社會認可的封建禮教的時代裏，倩娘這麼一個柔弱的女子為了情郎、為了愛情，竟然不顧禮教的約束，背棄父母，離家出走，與情郎私奔，甚至於「思將殺身奉報。」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多烈的癡情！這正是唐朝人特有的浪漫性格所煥發出來的浪漫的神采！難怪王宙聽了，「欣躍特甚」，因為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王宙為了回應報答倩娘的深情厚意，把她藏在船艙，吩咐船夫，漏夜加速，開往四川。幾個月後，他們總算安抵四川。「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

小說情節進展到這裡，總算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了圓滿的結局，原本可以結束的。但作者陳玄祐仍然意有未盡，他一面用平淡樸實的文字交代，王宙和倩娘在四川住了五年，生下二個兒子，與張鎰早就斷了音訊：「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一面又旁生枝節，埋下伏筆。有一天，王宙看到倩娘淚流滿面，一臉愁容，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倩娘哭著說：「我從前不忍心辜負背叛你，不顧禮教，拋棄父母，與你私奔。到現在，五年過去了，我沒有一天不思念著我的父母，卻不能與他們見面。一想起這件事，就教我良心不安，覺得十分對不起父母，我還有什麼臉活在人世間？」「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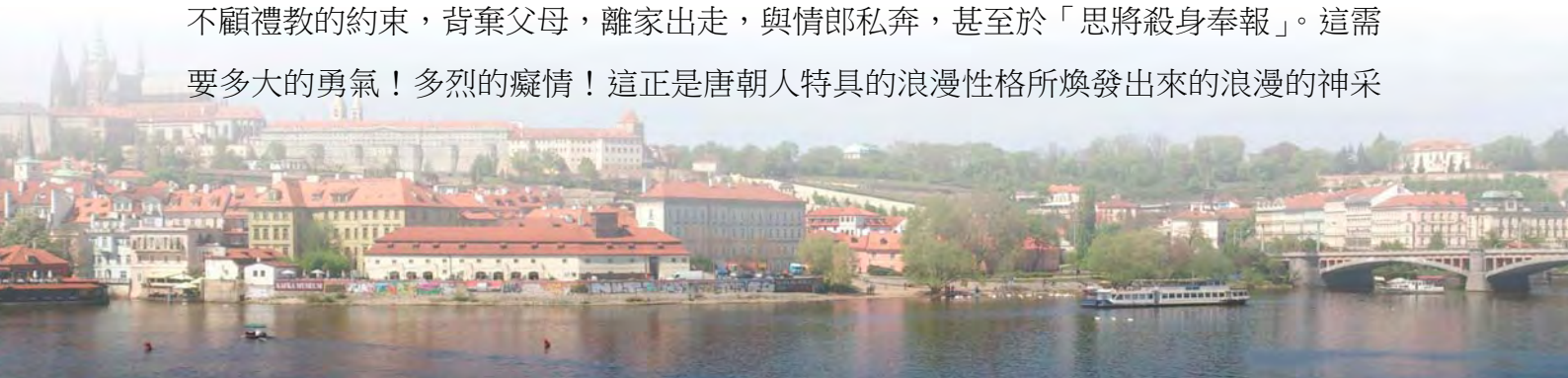
這就在考驗王宙的人品與胸襟。王宙對舅舅張鎰的欺騙背叛是否還憤恨難消？妻子倩娘與二個寶貝兒子的親情是否讓王宙有因禍得福的體悟與珍惜？只見王宙感性體貼地安慰倩娘：「那我們乾脆帶著二個寶貝兒子回衡州拜見岳父母大人，妳不要再傷心痛苦了」。於是他們收拾行裝，帶著二個寶貝兒子，準備坐船回衡州。「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舟歸衡州。」在這裡，陳玄祐總算以側筆淡淡地刻畫出男主角王宙不記前嫌，與人為善的溫厚良善體貼的人品與胸襟。同時也讓讀者能夠明白倩娘所以不顧禮教的約束，背棄父母，離家出走，與他私奔的個中三昧了。至此，我們不得不佩服陳玄祐匠心獨運的構思與技巧！



到了衡州，王宙自己一個人先前去舅舅張鎰家，拜見舅舅，向舅舅謝罪，在沒得到舅舅的答應，就帶走倩娘，跟她私奔。「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這就看得出，經過五年時間的歷練與愛情親情的滋潤，王宙已經通達人情世故了。再也不是當年那個聽到舅舅張鎰硬要把倩娘嫁給他的幕僚時，懷恨含悲負氣執意離開張家的青年了。張鎰聽得一頭霧水，告訴王宙：「你胡說些什麼？倩娘五年前臥病在床，一直昏迷，沒有起來過。」王宙說：「倩娘現在人就在城外的船上！」張鎰大吃一驚，趕緊派家人前去查看。家人看見倩娘果然就在船中。「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陳玄祐用長短間雜的文句，塑造故事的懸疑緊張，將小說情節推向另一個高峰。不但張鎰聽了大吃一驚，連讀者也一頭霧水，充滿疑惑，想一窺究竟。只見船中的倩娘看到家人，神情愉快地訊問：「父母親大人身體是否康健？」家人覺得十分詭異，急忙飛奔回報張鎰。「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讀者讀到這裡，更是滿頭霧水，疑惑重重！張鎰口中的倩娘，五年來臥病在床，一直昏迷不醒；可是王宙口中的倩娘，不但跟自己在四川生活了五年，還生下二個寶貝兒子，而且現在人就在城外的船上！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這時，最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只見原本臥病在床，昏迷五年的倩娘，聽到家人與父親的對話，竟然高興得起身下床，開始整理容妝，更換新衣，一逕兒笑著，一句話也不說。「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她出門迎接從城外船上回來的倩娘，兩人見面，很快地合為一體，只是衣裳無法重合，分成裏外二層。「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讀者到此，才恍然大悟。原來，與王宙私奔，在四川生活五年，還生下二個寶貝兒子的倩娘，竟然是倩娘出殼的靈魂！而張鎰家臥病在床，昏迷五年的倩娘，才是倩娘有形的病體！故事的真相一直到文末才水落石出。小說就在真相大白、高潮極至的時候，畫下了結局。

前文提到，在一千多年前，男婚女嫁需要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得到世人社會認可的封建禮教的時代裏，倩娘這麼一個柔弱的女子為了情郎、為了愛情，竟然不顧禮教的約束，背棄父母，離家出走，與情郎私奔，甚至於「思將殺身奉報」。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多烈的癡情！這正是唐朝人特有的浪漫性格所煥發出來的浪漫的神采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倩娘為了愛情，為了與情郎終身廝守，竟然靈魂出殼！這也是唐朝人特有的浪漫性格所煥發出來的浪漫的神采！倩娘對愛情的奔放坦誠，對情郎的貞定執著，令人激賞！至於男主角王宙聽到舅舅張鎰硬要把倩娘嫁給幕僚時，懷恨含悲負氣執意離開張家！以及五年後，當他看到倩娘因為思念父母，卻不能與他們見面，而感到良心不安，愧對父母，淚流滿面，一臉愁容時，體貼地安慰倩娘，乾脆帶著二個寶貝兒子回衡州拜見岳父母大人，所流露出來的溫厚良善體貼的人品與胸襟，同樣是唐朝人特有的浪漫性格所煥發出來的浪漫的神采！更有甚者，〈離魂記〉的作者陳玄祐，對一向為人所不齒的「私奔」，不見任何責難與非議，甚至於侃侃而言，匠心獨運，想像出這麼奇詭艷麗迷人的故事。那麼他鼓吹青年男女勇於追求戀愛婚姻自由自主權的超越時代的前衛觀念，更是格外令人驚嘆佩服！這更是唐朝人特有的浪漫性格所煥發出來的浪漫的神采！

陳玄祐〈離魂記〉奇幻詭異、純情至愛、攝人心魂的綺麗浪漫的神采，就這樣在唐代傳奇小說，甚至於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天空哩，閃爍著迷人的光芒！

【附錄】〈離魂記〉文本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成長。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

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



凡五年，生兩子，與鎡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舟歸衡州。

既至，宙獨身先至鎡家，首謝其事。鎡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鎡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鎡。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

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先見〕，因備述其本末。鎡則仲？〔先見〕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